

起程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自己土生土長的台灣，飛往在地理課本中，那片嚮往已久的秋海棠葉——中國大陸。

二月九日至二十三日，見瑜、自戀、見顯法師和見寬代表香港光尼眾佛學院，成為「正法輪僧伽聯誼會，大陸佛學院參訪團」的團員，隨著團長惠空法師前往大陸參訪。同行團員中，尚有佛光山依慶、慧傳法師，圓光佛學院心泉法師，以及台中菩提場的理光法師。一行九人雖來自四個不同的道場，卻有一共同目標——了解大陸佛教的現況，促進兩岸僧青年交流。

早上八點多，當隨身行李和結緣書、錄音帶順利通過海關後，九點的華航班機準時起飛，不到一會兒工夫，桃園市區的高樓都成了小人國的積木，台灣的海岸線也由清晰而至模糊，望著機窗外朵朵迅速飛逝的白雲，我的心中沒有父親離鄉背井的思鄉愁緒，但隱隱浮動著一股「尋根」的感動。

在香港啟德機場等候轉機的六個多小時中，我們忙著熟悉出入口、轉機手續、練習匯款，對初次離開國門的我而言，這一切都顯得新鮮，令人興奮與興奮。傍晚時分，香港華燈初上，街上行人、車輛川流不息，霓虹燈閃閃著中文、英文標誌，除廣播機中不時傳來陌生的廣東話外，熟悉的景象，竟讓人誤以為置身台北。穿過機場，周遭的氣氛隨著侍立在機艙口空服人員緊張的嘴角而凝重起來。在往廈門的航程中，空中小姐發給每人一包花生米、腰豆，冷淡的神情猶如窗外低垂的

華蓮的敷開待等

天五十訪參陸大記——

寬見／



界世的車路滿元充。

寺禪天承州泉。

「佛」大的上峰老五。

課早的寺陀普南。

南普陀寺

五老峯

「佛」字撫慰蒼生

閃過稀微的燈火，沒有人說話，只有汽車引擎悶響的聲音。不知過了多久，我們終於來到南普陀寺，方丈妙湛老和尚和藹可親的笑容，消解我心中不少緊張，隨著老和尚的介紹，也認識幾位往後的陪行人員。

南普陀寺是我此行參訪的第一站。

始建於唐代，位於廈門五老峰下的南普陀寺，以其在浙江普陀山之南，故稱南普陀。背山面海，風景幽美，是海內外聞名的古剎。

一九二〇年，南普陀寺重建目前的大殿時，方丈傳承仍是以師徒相授的方式進行。一九二四年，曾參學於西藏的轉達和尚住持以後，將南普陀寺改為十方叢林，廣延各地優秀僧才駐錫，常住事務終得以漸具規模，其間太虛、虛雲、弘一大師亦曾相繼入閩，來寺或參學、或講學，南普陀寺逐漸成為閩南佛教文化的重鎮。

可惜好景不常，此後戰禍連年，最甚的是一九六五年後「紅化」的十年，寺裡的殿堂、佛像全被砸毀，劃滿毛澤東像的藏經閣門窗，阻擋了來

勢洶洶的紅衛兵，經典才得以倖免於難，然而南普陀寺還是難逃被查封的命運！大門深鎖、庭階荒蕪、不聞梵唱的十年裡，人們只得轉向五老峰上，膜禮清朝振慧法師刻於巨岩上的大「佛」字，不知是否要在那一筆劃裡找尋佛菩薩慈悲眾生的眼神？

十年前，中共當局開始實施「宗教落實政策」，將寺廟列為發展旅遊的重點，南普陀寺位居東南沿海，容易獲得海外資助的天然地理條件，再加上方丈妙湛老和尚的極力奔走，終於重修開放。

當我們來到五老峰上的巨岩前，岩下人們擺置的香案至今仍在，斑駁的牆面訴說著風雨中的歲月。我抬頭凝視巨岩，目光下搖曳的樹影在石上造出無數幻變的圖案，任它撲朔迷離，一丈四尺大的「佛」字始終深深烙印，在挺立的大石上，回頭望向來時的山徑，我似乎可以感受到人們徘徊五老峰巨岩下的心情。

雖是星期日，綠蔭蒼蒼的五老峰峰頂有三兩遊客。層層巨石中，屹立著太虛、弘一、轉達和尚的舍利塔，我們逐一參禮，遙想大師們護法衛教的熱忱，再看今日神州的佛教，內心激動不已。來到半山腰弘一大師曾掩關修行的岩洞——阿蘭若處，簡樸的石室裡，我們拜訪了二位年輕的比丘，他們都是自北京中國佛學院畢業，目前任職於閩南佛學院的教師。當詢問到是否有再進一步深造的計劃時，因缺乏師資及進修管道，二位法師笑著回答：「我們只好請佛陀『直接指導』」（意指「自修」）了！

叢林梵唱，攝人心弦

「柵欄的門打開了！」我不禁在心底驚呼。慈悲的妙湛老和尚拄著拐杖引導我們進入大殿就座，隨著梵唱，七上八下的心才逐漸平靜下來。

清晨，穿袍搭衣，新來乍到的陌生感籠罩在黑暗的道路上，以急行的步伐摸索著前進，待穿過重重廊廡，到達大殿時，大門已圍上柵欄，早課已開始，要不是

妙湛老和尚眼光照撫到我們，這一堂早課恐怕只好在殿外觀星象了！大殿裡，首先讓我感到好奇的是——大磬、木魚一起被安置在東序；年輕的沙彌與年長的比丘則分立於東、西序——這與台灣佛寺木魚、大磬分列二旁，依戒臘長幼，順序排班的情況大不相同。新鮮的感覺，促使我在總佛時多了項觀察——插班隊伍的變化。巨大的三聖像俯視著一百多位僧眾，讚誦佛菩薩、發弘誓願的梵唄聲，隨著香雲繚繞，有時平靜如海，有時急湧如潮。心，懷著寧靜，我彷彿身在佛的國土，與諸大善知識同在一處，見佛聞法……

能親臨大叢林的早課，真是畢生難忘的經驗！

師資、圖書設備缺乏是困境

閩南佛學院創立於一九二四年，轄有三個學部——南普陀寺的男眾部，萬石蓮寺的女眾部和天界寺的養正院。歷經轉運、會泉、常惺與太虛大師的努力，成為民國初年少數較完整的佛學院之一。目前在世界各地弘法的竺摩、印順、演培、月鼓、仁俊等法師，都是出自該院。一九三七年後因抗日戰火而停辦，直到一九八五年，妙湛老和尚極力奔走，幾經交涉，部隊調離女眾部的萬石蓮寺，也獲得「廈門人民政府」的特准，才得以復學。

文革期間，紅衛兵大量破壞歷史文物，「三反五反」大肆批鬥下，人才飄零蕩然。而後毛澤東喊出「教育要革命」的口號，否定中西各種教育理論，視西方教育如洪水猛獸，是對政權的威脅，最後變成「教育取消論」，原本教育機會已非常難得，更不堪這一折騰，百年樹人的培育計劃在史無前例的鴻溝兩側，目前大陸人口泰半是文盲，優秀的人才都跑到國外，老師的薪資低，有句諺語說：「教一年書，不如

養一頭豬」，便可知教師的處境！一般學校教育如此，佛學院師資奇缺，自是意料中事。

既已匱乏的師資，奈何又流動率高，圖書設備、進修環境不足……都成為辦學上急需解決的困難，這在往後相繼參訪的佛學院中得到了普遍的印證。

閩南佛學院男眾部學僧素質參差，是教學不易的重要因素，又地緣近市區，躍躍是管理學僧上的問題。「不能離開寺廟以外傳播宗教」的政令，雖以此將宗教的活動限制在寺院裡，但比起文革時期強力沒收寺產、逼迫僧尼還俗等破壞宗教的程度，確已寬裕不少，卻仍是學僧學習上苦悶、不安的由來。除課堂解題的學習，學僧每週並參與一次寺廟環境清潔工作，藉著作務的學習令學僧體會禪門的生活。

閩南佛學院女眾部，設在萬石蓮寺內，於一九八五年閩南佛學院復辦時開始招生，學僧來自全國十八省，流動率高，院內規矩嚴格，學僧寒暑假須留寺用功，許多畢業僧仍留寺中，學僧、畢業僧濟濟一堂，是萬石蓮寺的另一景觀。

在佈置著宏船老和尚靈堂的紀念堂裡，我們與萬石蓮寺師生交流，從「佛子出家的本願」、「比丘尼僧團的八敬法」談到「佛教女青年適應傳統與現代」……那份對奉獻佛門之真切、誠懇的心願，實在令人感動！原來，中國僧尼青年對佛教的關懷，並沒有因海峽而有隔礙！

天界寺與萬石蓮寺同在廈門植物園內，一九三四年弘一大師曾在此倡辦「閩南佛學院養正院」，提供組織文字、向無法進入閩南佛學院就讀的僧人，奠定佛門修學的基礎。我們到訪時，偌大的寺院但見幾位比丘尼做晚課，詳情不得而知。

廣化寺

模範叢林
樹規範、整道風

廣化寺是當今大陸佛教界的「（下轉第三版）」

助印芳名

參仟元整：吳有容 蕭梅芬 謝宗榮 謝鎮吉 謝仟元整：陳林蘭 許郭妹 林翠華 陳水足 王燦明 羅淑娟 陳朝雄 羅戴定妹

壹仟參佰元整：黃資輝 黃進發 謝仟元整：清湖山慈慧寺 泉州承天禪寺 陳柏穎 陳柏華 陳柏汎 陳佳駿 陳佳良 陳佳青

郭秀枝 張台勝 張沈西琴 黃銀惠 楊國維 徐美珠 蕭嘉緯 陸佰元整：楊復樓 葉秋容 陳厚任 楊芳玲 謝春英 邱依恩 伍佰元整：涂麗微 賴炳況

林麗華 林淑水 陳清溪 蔡淑英 張春枝 邱裕鎰 陸佰元整：楊復樓 葉秋容 陳厚任 楊芳玲 謝春英 邱依恩 伍佰元整：涂麗微 賴炳況

李月英 曾楓娥 陳薇羽 吳賢賓 蔡華美 林祥峰 林盛雄 陳哲瑞 邱秀惠 陳良存 陳駕嵩 郭靜蓉 郭展維 參佰元整：黃光升 吳錦聰 李春季 劉麗英 何長江 黃雀 施天祥 鄭文生 高大展 陳秋娥 陳麗玉 侯明材 蕭玉珠 貳佰伍拾元整：黃芳蘭 蕭雄楷

黃春梅 黃玉梅 吳義雄 羅玉蓮 呂益慶 蔡炎璋 黃吉源 林成蔭 蔡上尾 蔡孟樺 蔡顯佳 陳明娥 黃美蓉 陳瑞芬 林瑾瑜 李秀貞 趙何阿月 壹佰元整：陳俊傑 陳漢煌 王娟燕 陳俊維 林怡君 林妍伶 江玉珠 簡秀桂 簡獻釗 簡獻哲 簡金伍拾元整：簡本立

蘇滿菊 陳俊銘 陳俊傑 陳漢煌 王娟燕 陳俊維 林怡君 林妍伶 江玉珠 簡秀桂 簡獻釗 簡獻哲 簡金伍拾元整：簡本立

● 歌之泉湧 ●

（上承第二版）
模範叢林」，分別在一九八三、八四、九〇年傳過三次戒，不但規矩嚴格，住眾年輕、具威儀、持戒莊嚴，且目前由年僅二十五歲的學識方丈領眾修行。寺規不留宿女眾，因此我們前往莆田「台灣同胞招待所」掛單。
莆田素享「十室九書堂」的雅譽，是閩中地區的文化重鎮，廣化寺是莆田文化的發源地，寺中原存許多前人的詩文墨寶。該寺是六朝陳永定二年（西元五五八年）金仙和尚所創建，初名「金仙院」，宋太平興國元年（西元九七六年）御賜為「廣化寺」，沿用至今。如此算來廣化寺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但從殿宇和佛像看來，廣化寺給人的印象並沒有如此高齡。據說文革時，這兒的殿宇充當工廠、校舍，寺僧被迫做鳥獸散。八〇年後，廣化寺首任監院圖拙老和尚力持修復，募集藏經，經海外僑界布施，才在一九八四年恢復舊觀，目前被列為全國一百四十一個旅遊重點寺院之一。
所謂全國發展的「重點寺院」，是以提供旅遊觀光為主，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具有歷史價值，二擁有廣大民眾，三足以招募大批海外資金。
一九八四年，年甫三十餘歲的毅然法師，被禮為廣化寺修復後的第一任方丈，與圖拙老和尚致力於重建工作。首先，將廣化寺改為十方叢林制度，從十方賢能中推選方丈，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又設立各大堂口執事維持寺務運作，開辦佛學院培育僧才，設立念佛堂讓發心用功者全力修持……樹立規矩，重整道風，至此一個清淨的道場初基不立，個中艱辛，概可想見。
毅然法師于任期間，曾親自到大寮煮菜供眾，調和僧眾的南北口味，親自領眾清理茅坑……其身體力行、踏實的精神，實令人讚嘆！
三年任期滿後，二位法師率先遵守規矩，帶領眾從十方僧中推舉有德、有學的賢僧，經過中國佛教協會的同意，當年仍就讀於北京中國佛學院的學識法師，就成為現任方丈，肩負起建設廣

化寺的重任。

學識法師就任方丈後，「接待外賓，樹立道風，到佛學院授課……他每天總要忙到深夜，而清晨四點的早課又鮮少缺席，是一個很踏實的人！」毅然法師回憶起他離開廣化寺前那段時光說。如此以青年僧的熱忱、智慧，法師帶動廣化寺成為中國的「模範叢林」。

在廣化寺我們還參觀了藏經樓、如意寮、佛書流通處。「藏經樓」設於法堂樓上，也是文革劫後重新設立，收藏新近出版的佛書資料，也有一些海外佛教雜誌。在圖書的管理上，廣化寺對於海外捐書的檢查工作做得相當嚴謹，而且僧眾受過法律訓練，知法守法，故藏經樓之藏書自有其風格。
「佛書流通處」出版一百多種佛教書籍，除具備藏書與流通的功能外，廣化寺希望將丁福保的佛學大辭典輸入電腦，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相信未來科技的運用將可帶動佛學的研究。
廣化寺很注重僧眾老病安養的問題，不但設有僧眾醫療室，還有如意寮（需特別照顧的老病僧眾住處），學識法師曾說：「老病僧人若無人照顧，這個寺是搞不好的！」

念佛堂是僧眾行門用功的地方，我們行經念佛堂外，一陣陣綿密的佛號聲自堂內傳送出來，霎時讓人覺得彷彿置身極樂淨土。據規定，凡申請入念佛堂者，全念念佛，而晚香開放，讓寺中其他僧眾也可進堂用功。
信步走到寺塔前的菜園，頑皮的寺塔與欣欣向榮的菜園綠意形成強烈的對比，這裡提供全寺食用的果蔬。此外，要以觀光客的香油錢，海外不定期的發心捐助來支持佛學院、佛書流通等經費，廣化寺正是在克難中成長。

，男眾部設於莆田廣化寺，女眾部則在福州崇福寺。

廣化寺佛學院與閩南佛學院同樣面臨著師資缺乏的困境，因而開課無法穩定如期，教材也無法統一、續用，此外，學僧來自各個不同體制、規約的寺廟，原教育程度差異……等問題形成教學上傳遞與落實的差距，是教務與教師憂心、關懷的主題。

廣化寺佛學院從教務、教師到學僧年齡普遍年輕，未來的佛教教育富有可為，但在其中「寺廟旅遊化，僧人世俗化」的政策導向下，無疑地，佛學院人才的造就確需煞費苦心！

福建佛學院女眾部設於崇福寺，在一九八二年開辦。教務慈敬老法師於一九八三年來寺任職迄今，而在師資短缺下，外聘一位學心理學的女居士擔任監學。預科班須通過考試才准入學，考不上者先讀文化班，加強語文能力

福建佛學院

學僧背景殊異，

教學難

福建佛學院於一九八三年開辦



華蓮的敷開待等

天五十訪參陸大記——

寬見／

開元寺

甘露戒堂，蓮生清淨法身

略帶寒意的晨光中，我們九人座的小客車像極了外太空

，半天上課，需幫助寺務；若文化班畢業仍考不上則轉讀補習班，以加強佛學基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課程中有一門「政治課」，是以分析政治，導讀社會道德與僧人應如何扮演社會角色等為主。在所有佛學院的課程裡，這是必修的一門課。

崇福寺，有尼眾一百六十多人，是大陸目前最大的女眾道場。寺裡經濟來源除微薄的香油與海外匯資，倚重農作與「化身寮」（火葬爐）。記得筆者曾在有關的報導中讀過，中共當局對於人民死亡採用「集體火葬」的方式，在無法辨別親人骨灰的窘境下，此地人們最大的期盼是將親人屍身送往佛寺個別火化；然而，據寺裡的法師說，每化一具屍體收取人民幣一至二百元不等（大陸人民每月收入平均約二百元），「往生佛事」平均每堂需人民幣五至七百元。如此的經費負擔，顯然地，能將親人送來寺裡化身的自是相當有限。而在沒有固定經濟來源的情況下，要維持一個一百六十多人的佛學院，崇福寺辦學所遇的困難便可想見！

來的龐然大物，與滿街的腳踏車同時震動著，泉州！這充滿著腳踏車的世界！
一路上，所見到的司機不約而同地猛按喇叭，你來我往此起彼落，似乎正演奏喇叭進行曲，街道上因此顯得熱鬧，再三追問，才知原來此地交通規定：若汽車肇事，以未鳴喇叭者敗訴！無怪乎一群機器製造的「動物」要在街上狂吼了，我心中暗嘆著，不同的想法，就會製造出不同的社會景觀。

在泉州我們巡禮承天寺與開元寺。承天寺是廣欽老和尚的祖庭，素以「閩南中興」聞名，一九八四年重鑿。方丈圖拙老和尚早年曾親近弘一、印光大師，現已八十高齡，身體還很健朗。他語重心長地說：「只要有功於住眾修行，道場不做修繕，量入為出，苦一點沒有關係！只要能同甘共苦，便可來寺共住、共修：」「目前住眾只有十六、七位，在道場內持戒、念佛、修苦行，無事不隨便出門，關於這點，老和尚十分感慨，他說：『現在的年輕人已見不到老一輩的好模樣了！』」一語點出了目前僧人的狀況。

開元寺始建於唐朝，也是泉州有名的古剎之一。我們首先參觀名聞遐邇的「甘露戒堂」。戒壇中央高坐著慈悲觀世音菩薩，頭戴寶冠；佛頂的大傘蓋，象徵佛的清淨功德覆蓋一切；佛腳踏坐於千葉蓮臺，壇城的四週圍繞著護法神，個個相貌神勇，象徵依清淨戒法修行，即可獲得天歡喜擁護。堂內各部雕工精細，皆隱含著深遠的意義，煥發出當年戒師們對戒法的慎重與戒子的期許。我凝視著一尊尊黑得發亮的護法神祇，不知不覺中「僧尼被迫充軍、還俗、婚嫁」，「殿宇被毀……一幕幕影像浮現眼前，想到此，浩劫的傷痛令人久久不能自己。

戒堂後面是「弘一大師紀念堂」，保存著弘一法師在民國二十二年來寺結夏、講學的遺跡。發黃的照片裡，有演出茶花女劇照、書法墨寶，乃至出家後研戒筆記等，室內陳設床、桌、椅、洗面架，其餘無有長物。床上掛的

帳子補了又補，洗面架上吊著的濾水囊（僧人用來過濾生水，排除蟲類，以免傷害生命的用具）竟也有補過的痕跡，簡苦的生活令我憶起大師曾寫過的四句偈——「誓捨身命，弘護南山，四分律教，永駐神州」。大師將他追求藝術的認真帶進僧人的生命裡，而此時的「美」是對生命的解悟，對戒律的堅持。

環視這小小的寮房，那床、桌、椅每一部分都訴說著大師的生命態度，而這迴非物化思想所能望其項背！「珍愛生命，學習活得更真誠！」在離開紀念堂時，我暗自鼓勵自己。

福州見聞

法海寺高尼

毅力感人

福州法海寺是福建省佛教會所在地，現存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大悲樓，一九八〇年前，寺內被三個工廠占用，一九八七年始修復重修。

法海寺是個女眾道場。住持傳常比丘尼在引領我們參觀時，直說：「法海寺的運氣好，文革時寺裡有一百多根石柱沒有被破壞！」待我們參觀到尚未修復的法堂時，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裡除了石柱之外，已空無一物！如果當年紅衛兵把這一根根頂立的石柱也砸毀，那屋頂豈不要崩塌，沒有屋頂，又豈能在這裡辦工廠呢？

一向有「中國佛教的余契爾」之稱的傳常比丘尼，年少出家，十八歲來到福州。一九五八年，中共全面推行「大躍進」各地僧尼除被迫還俗充軍、婚嫁，更強行併入人民公社，從事勞改。「當年為了維持生活，在上殿、過堂之餘，我還需兼辦紡紗、五金……等五個工廠。」後來，工廠、寺院相繼被沒收，受到各式各樣的批鬥……「我一直深信這樣的日子總會過去的！」法師堅定地說。
一九八〇年，「宗教落實」之（下轉第四版）

(上承第三版)

後，法師雖年事已高，仍秉著「多做事、消業障」的信念，於佛教協會領執，肩負起寺院重修與佛學院復辦的工作。在時代的大變局中，法師的遭遇看似幸運，但其中艱辛，已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以其堅毅的志業，遇事敢說直諫，帶動比丘尼復興閩北佛教，法師成為目前大陸傑出的「四大高尼」之一。

佛教協會是上通下達的橋樑

福建省佛教協會是個「愛國的宗教團體」，具備的功能有「貫徹中共國家政策」與「處理宗教組織內部活動，使不超越界限」，宗教問題須由各級公安人員、統戰部和宗教局幹部會同處理，許多政策端視處理的幹部而定。協會組織在這兒扮演的角色是政府政令與各僧人間的橋樑，完成中共當局「自立、自傳、自揚」的宗教政策。

福建省佛教協會隸屬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妙湛老和尚長居閩南，由副會長傅常法師就近處理會務，廣化寺前任方丈毅然法師為該會秘書長，協助處理會務。一般認為，福建省佛教是中國大陸佛教復建較快的地區。

除夕夜的省思

我們在法海寺過除夕夜。早聽說大陸寺院會在除夕夜圍爐，稱為「普茶」，這是全寺僧眾暫時放下執務，開懷暢談，分享一年成果的時刻。法海寺今年的除夕夜並沒有集會普茶，卻為大夥兒準備很豐富的「藥石」(佛門稱晚飯為藥石，以食物療身體飢病之意)，席間大家很自然地暢談起來，空氣中洋溢著些許過年的氣氛。

為了多體會中國的「過年」，在用過藥石後，我們漫步到福州市街。清冷的夜風吹得路旁的榕樹瑟瑟聲聲，更添了幾許

寒意。街上行人稀疏，匆忙地趕回家團圓，遠處傳來此起彼落的鞭炮聲。據說，在「破四舊」時期，中國的過年曾被禁絕，這裡的人們若無難地度過十幾個寂寥、無聲的「年」，一九八〇年「開放」後，傳統過年的春聯、鞭炮才又得以重新溫暖、震醒大地。

我們信步來到福州的「人民廣場」，場中矗立著毛澤東的銅像。在除夕的夜裡，面對著這位「老毛」揮手，我們即刻向前走，半個世紀以來領導中國的政治人物，我墜入紛亂的思維：在唯物共產主義思想統治中國這段期間，帶給中國人多少自由？下一個世紀中國人將要走到什麼地方？……

湧泉寺柱香、書香飄滿山

鼓山湧泉寺，因寺後有山如鼓，山中湧泉而得名。這天是大年初一，午後兩點，我們抵達湧泉寺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寶殿前的三柱擎天大香，其高如升旗桿般，相當醒目，寺內到處充塞著香客，比肩接踵迎面而來，寺裡的法師不斷清掃著人們丟棄的垃圾、果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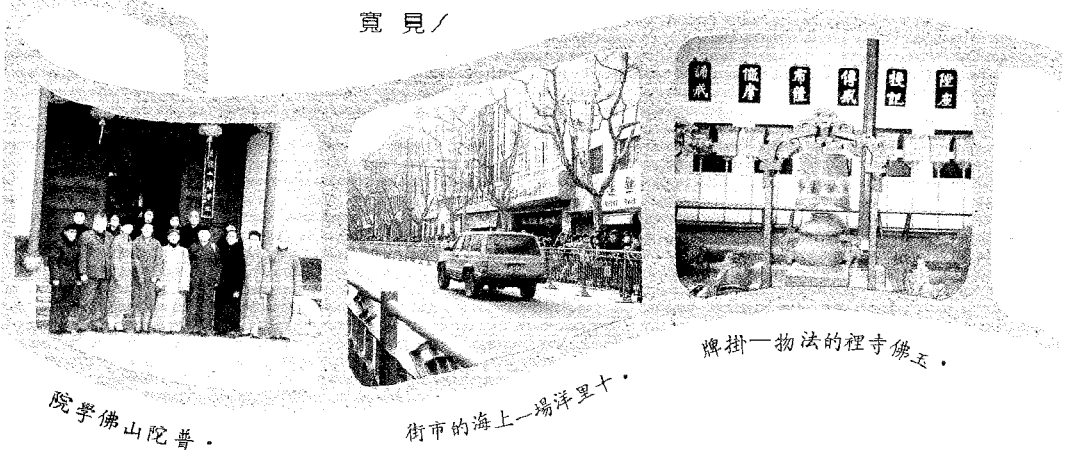
法師告訴我們：人們過年的第一件大事是到寺裡祈禱，湧泉寺在除夕夜十一點過後，就湧進大批人潮，香的濃煙瀰漫到伸手不見五指。初一凌晨四點，寺裡起板時，信眾就點燃那擎天的香柱供養諸佛、天地。這些「燒頭香、求平安」的傳統習俗，並不因政治的強行禁絕而消失，消失。在那一柱柱焚燒的香雲裡，不但人們的心靈獲得撫慰與希望，我再次見到人類心靈中，需求宗教的一幕。

印經事業在湧泉寺有著悠久的歷史，與南京、四川齊名。如今的印經樓顯得老舊，樓中仍珍藏著明代以來的木刻板，那是以紅梨木做成的木刻板，質細、體輕、水分不易散失，清楚地留著祖德逐刀刻下的經文。一本一百頁的經書，印刷時就需用到一百塊木刻板，無論在雕刻、印刷或保存上，都是一項浩大的工程，而湧泉寺印經樓中，現存的木刻板可印出一百多種經典，真可謂「汗牛充棟」啊！散發著淡淡墨香的古老經書，雖無法與今日高科技下的印刷品比較，然而眼前所見一片片面貌黝黑的木刻板，卻承載傳承文化的重任，在中國歷史上走過八百多年的滄桑歲月。

民國初年，虛雲老和尚曾來湧泉寺振興叢林，興盛一時，好景不常的是大陸變色時，客堂被迫撤除，法堂的千年檀木觀音也被焚毀。一九八〇年後，這兒曾創辦「佛學培訓班」，寺僧一度高達一百二十餘人，但因寺派系分歧嚴重，水火不容，使得振興的機會一再流失，欲振之力，實為吾人之殷鑑。

華蓮的敷開待等

——大記陸參訪五十天——



五佛寺裡的法物掛牌

見寬

普陀山佛學院

普陀山佛學院

普陀山佛學院設於普陀山的福泉禪寺，一九八八年開辦以來，第一期預科班有三十位畢業生。其中，六位考入正科班就讀，有人回祖庭，有人在島上其他寺院服務。寺裡的學僧告訴我們：佛學院的課程以天台為主，大家對於行門——打坐誦經，都極為好樂，只是授課法師與圖書教材亦同樣地不易獲得。

沿著普陀山島上的公路，我們一一參禮過法雨寺、不肯去觀音

院、紫竹林禪院……一路上，絡繹不絕的人群，臉上洋溢著虔誠的喜悅，身上的「朝聖袋」是他們共有的標誌，那是一種用純白或純黃粗布做成的背袋，袋子的正面蓋了個「普陀山X寺」的鮮紅大印，在陰暗、灰濛的天空下，異常醒目。

背著「朝聖袋」來往於各寺院間的人群似曾相識，我尋找著記憶中的圖案，許久，一列「掛香」隊伍的影像浮現在他們身上。想像中的普陀山是「見屋即廟，見人即僧」，佛號聲處處不絕於耳，而眼前呈顯的「蓋大印」、「寶龍頭拐」、「寫樂助」……在這苦難的人間，普陀山提供了人們精神的撫慰，只是世俗化的背後似乎還要添加些什麼，初到普陀山的喜悅，此刻竟說不出的悵然，不知不覺間眼前已模糊一片……

上海佛學院

辦學空間待增加

向以「十里洋場」著稱的上海，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機場的「無門公廁」，它令人錯愕得說不出話來！

到上海，我們參觀的是上海佛學院。上海佛學院也分成男、女二部，男部設在玉佛寺，女部則在慈修庵。

玉佛寺創始於清光緒八年，由慧根法師募建，因從緬甸請回坐臥各一尊漢白玉佛而得。文革時，玉佛寺雖然沒有遭到重大的破壞，但仍被「破四舊」的流風所波及，寺裡收藏豐富的經典，歷經三天三夜的大火，悉數化為灰燼。毛澤東時代一結束，上海地區佛寺的復建工作以玉佛寺最先完成，奈何化為灰燼的文化資產，已在灰飛煙滅中再也無法復出。

上海佛學院的男部就設在玉佛寺的東廂樓上，是由上海佛教協會主辦，於一九八三年成立，目前分有預科班、正科班、研究班，每班修學時間為二年。

慈修庵是上海唯一的尼眾道場

位於蔡巷街，與街市相鄰，每月初一、十五開放給市民上香、禮拜。住持是廣東籍的觀性比丘尼，法師十二歲在汕頭出家，文革期間下放工廠「勞動」，開放後再度落髮，住持慈修庵。尼眾班的學僧由上海教育局負責招生考試，所開課程以基礎佛學為主，最大的困難也是師資缺乏。

慈修庵以經懺佛事與香客香油香維持門庭，偶促在上海市區，面積狹小，加上佛學院一開兩個班級，四、五十位尼僧在此修學更形擁擠。我們請她點水似地參觀後，又走向慈修庵甫交接收回的「沈香閣」。

沈香閣原是明朝萬曆年間潘允端所建的家廟，民國以來，曾是華嚴座主應慈老和尚的道場，文革時成為古董工廠，目前正在重修中，待修建竣工，慈修庵的辦學空間將可獲得改善。

上海佛教在「開放」後有個特殊現象，其源起於「寺廟旅遊化」，以佛教寺院的修復需要人力，外賓參觀時需要「和尚」，於是「和尚」的需求孔急，早年被迫還俗，已有家室妻兒的人被找回寺院，造成「白天著僧裝，晚上穿小領，回家抱小孩」的尷尬。宗教局目前對僧人的審核，只有在寺院工作時間內「獨身、素食、著僧裝」的條件，上海的「和尚」泰半已變成觀光事業裡的樣板「和尚」，不但與佛門行者的和向內涵南轅北轍，也成為政治家玩弄政策的悲劇人物；更令人擔憂的是，此一現象有逐漸拓延到僧青年的趨勢，如何防患於佛教幼苗受到此類病毒的污染與迫害，當是上海佛教界應先努力的課題！

後記

等待開敷的蓮花

「不能離開寺廟以外傳播宗教」的政令像個框框，框住僧人弘法的熱忱，卻框不住人們追求宗教的心靈。從廈門到上海到北京一路行來，每當我見到跪在佛前，雙手合十，對著佛菩薩喃喃作聲，一張張如飢似渴的臉龐，心中不免惻惻……

「苦難中國」的「苦難」似乎已不在外強的侵略或「沈重的歷史包袱」，而是長久以來缺乏對人的知覺與人性的尊重。師資缺乏、教育意願低落，則是多年來教育方向漂泊不定的結果，而這些不僅是社會的問題，也是佛學院普遍的問題。

從參觀的幾所佛學院裡，我們看到許多關心教育的法師們，正非常積極地在不違背政令之下，設法改善、充實佛教的教育環境，當然，教育是百年大計，非一蹴可及，個人深信今日的努力即是未來佛教發展的基礎。

我彷彿看到一朵蓮，正以它柔弱的莖幹要穿過層層的泥淖，向上，向上……

北京中國佛學院

佛學院中的翹楚

北京中國佛學院是當今中國大陸十三所佛學院中的翹楚，設於北京城內最大的一座寺院——法源寺。法源寺始建於唐太宗貞觀十九年，為追薦陣亡的將士而建。在文革期間，佛像、法物被破

壞得蕩然無存，一九七九年重修之後，中共當局即把故宮與各地所收藏的佛像、古籍、寶鼎、木刻、綵裝的佛書等集中於此，並開放成「佛教文物旅遊重點」。(該寺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再度關閉)

中國佛學院一九八〇年成立，目前亦面臨師資與教材匱乏的問題。學僧的學歷與畢業文憑受到宗教局和社會人士的認同，但未獲得教育局的承認，由此第二屆畢業僧還俗率偏高，因此重新檢查學僧出家動機、入學資格、知見……等各方面因素時，發現尚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

在與院內師生談到佛教的現況及未來時，我們有著共同的期望：希望中國佛教能及早改善叢林各自為政的積弊，發揮團結互助、合作分工的精神，如此對於僧青年的培育才能有所助益。